

作品
24



寂寞鸽子

所谓身世，
必牵涉到上一代恩怨纠葛。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寂寞鸽子

亦舒作品集

香港联合出版集团

香港联合出版集团

香港联合出版集团

香港联合出版集团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舒作品集 加拿大亦舒著. -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1999. 11

ISBN 7-104-01155-2

I. 亦… II. 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2245 号

图字: 01—1999—2902 号

亦舒作品集 寂寞鸽子 ②④ 亦舒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广州市番禺区官桥彩色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3001—6000 套

ISBN 7-104-01155-2/1471 全套 45 册 定价: 438.00 元

本册: 9.00 元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(卫斯理)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造成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现象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开明不是许家惟一的孩子，他记得小时候有个弟弟，他会走路的时候弟弟出生，他上幼稚园弟弟跟在他身后，他很喜欢弟弟，把他当洋娃娃般抱进抱出。

然后有一日，弟弟不见了，母亲哭泣。

他每间房间找弟弟，十分忙碌，放了学就乱找一气，轻轻唤，弟弟，弟弟，以为弟弟会得哗哈一声扑出来与他拥抱，可是没有。

不久，他们搬了家，他渐渐忘记弟弟，直到少年时期，一个下午，母亲与他说起弟弟。

他永远不会忘记母亲哀伤的面孔，她说：“弟弟患病，早已经到上帝那里去了。”

开明记得他这样安慰母亲：“上帝身边那些长翅膀的小天使必有一个是弟弟。”

母亲的声音相当平静，可是豆大的泪水直滚下来，开明知道母亲的悲痛长存。

弟弟启明没有长大，开明总觉得他要做得加倍好来补偿母亲。

· 寂寞鸽子 ·

他是个循规蹈矩的好青年。

世上的诱惑不能打动他的心。

考试他名列前茅，运动是游泳健将，常替学校拿奖牌，音乐老师说他拉小提琴音色与姿势都似海费兹，闲时躺在藤椅子上看小说，一丝不良嗜好都没有。

记忆中弟弟启明永远只得十多二十个月，开明十分喜欢那样岁数的小男孩。

可是渐渐同学的弟妹、亲戚的孩子全部长大，已不大有小小孩上门来，开明略觉好过。

数年后许化夫妇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，开明留在大学念建筑系，成绩优异，课余活动十分忙碌，也不觉寂寞。

父母不在，他得照顾自己，生活细节上错漏百出，他对洗熨煮一窍不通，家里很快像垃圾岗，闹出许多笑话，譬如说，他以为毛衣需拆开还原成为毛线才方便洗涤之类。

女同学大起怜惜之心，带了家里训练有素的佣人上门去帮许开明度过难关。

开明说：“不不不，不要服侍我，请教我，那样，我有一日会得独立。”

女同学们母性大发，为之恻然，纷纷嘱家务助理倾全力教授，不得留任何私心。

开明渐渐自众多师傅处学会家务秘诀，打理一个家已不成问题，准时交水电煤气电话费，冰箱里常备新鲜饮料食物，三房一厅家具井井有条，一星

期换一次床单，还有，牛仔裤T恤全熨得笔挺，温习得累了，起来炖一碗牛奶鸡蛋当点心。

母亲回来看到他时讶异得说不出话来……

开明搂着母亲的肩膀说：“初级工夫，华生，初级工夫。”

他母亲笑着说：“我是华生，你就是福尔摩斯了。”

“我是你爱儿。”

母亲紧紧握住他的手，开明心酸，他爱煞他受过伤的母亲。

半晌许太太问：“有女朋友没有？”

“女友十分多，尚无爱侣。”

许太太握着茶杯，看着天花板，“一切随你，妈妈不会干涉你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但总得毕了业找到工作再说。”

“早点结婚生子也好。”

开明问：“妈妈这次回来打算做些什么？”

“无特别目的，看看亲戚朋友吃吃螃蟹。”

开明嫌吃蟹麻烦，又觉不卫生，可是他乐意陪母亲出席。

亲戚的饭局排得满满，有时一晚两席，不知去何处好，只得合并成两桌，一起吃。

一日饭局完回家，开明斟上一杯浓冽的玫瑰普洱给母亲，把她的腿搁好，陪她说话。

许太太十分满意，忽然低下头，“你弟弟如果在，不知是否如你一般听话孝顺。”

· 寂寞鸽子 ·

开明不得不劝道：“妈妈，世事古难全，何必想那已经失去的，你有我不是得了吗。”

许太太饮泣，“是，开明你说得是。”

开明试说些愉快之事，“妈妈，你有无发觉请客亲友统统都带着女儿一起来？”

许太太凝神一想，果然如此，不由得破涕为笑。

开明绞一把热毛巾给母亲。

“你不说我还真的不留意，你可有看仔细？”

开明躺在沙发上，头垫着双臂，“当然有。”

许太太诧异，“咦，伯母们都赞你眼观鼻，鼻观心，目不斜视。”

开明悠然答：“我工夫上乘，毋需鬼祟眼也可看得一清二楚。”

许太太笑，“看中谁？”

“都不错。”

许太太点头，“那就是说一个都看不上。”知子莫若母。

开明也笑了。

“太太只要对你好就行。”

“不，”开明不以为然，“那是不够的。”

许太太取笑他，“走着瞧，将来别娶一名黑小猪。”

“妈妈，我会娶美女。”

许太太看着儿子，“那是一个宏愿。”

开明拍胸口，“你看着好了，她既美且惠，又

有学养涵养，我不会叫你失望。”

许太太拍拍他的手，“你喜欢谁我就喜欢谁。”

开明知道母亲笑他大言不惭，可是他却信心十足。

翌年暑假，他在刘关张建筑事务所做工，每天做得老晚不下班，他有的是精力，有的是时间。

胡髭长出来了，衬衫皱了，仍在办公室听电话。

连清洁女工都问：“那英俊小生是谁？”

刘关张三人都有女儿，也都介绍给许开明认识过了。

刘小姐年纪较轻，还没有性格，关小姐十分骄矜，不易讨好，张小姐却似历尽沧桑，听说已订过两次婚，服饰开始暴露。

都不错，但不是开明喜欢的那个人。

开明没有单独约会谁，但是老板们却不住在家搞聚会邀请许开明参加，“年轻人，多见面，好培养感情。”

背后无限感慨，老关就同妻子说：“人家祖宗山坟风水好，生出那样品学兼优相貌英俊的孩子，倘若给我做女婿，减寿也情愿。”

关家长子专爱搞男女关系，一次在夜总会为争与一小明星共舞被人家男伴殴打终于闹到警局去，官司打了半年，关氏夫妇从此白了中年头。

刘家有泳池，大家比较喜欢到那里聚头。

· 寂寞鸽子 ·

刘小姐永颜才十八九岁，迷歌星黎某人，整间书房都是歌星签名照。

开明把她当小妹妹，陪她谈歌坛走势。

“寇可平吞枪自杀了。”刘小妹感慨，“一手创办 GRUNGE 乐派，唱片全球超过一亿张，还要轻生。”

开明答：“他的乐队叫纳梵那。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纳梵那是梵语，在佛教中，意即涅槃。”

“何解？”

“涅槃即生命火焰熄灭，解脱、圆寂、往极乐世界，他思想一早晦暗。”

刘小姐啊地一声，“我竟没有留意到！”

“人生要积极。”

刘小妹十分钦佩这位大哥，“你言之有理。”

可是他懂得与她们维持一个距离。

张小姐到过许家，发觉许开明衣柜中只得五套西装，分别是深深浅浅的灰色，还有一打白衬衫，他只有那么多衣裳。

“为什么？”张小姐问。

“没有需要穿花衣服。”年轻的像舞男，年老的像太太奶奶。

“你真可爱，许开明。”

许开明但笑不语。

“这是你最后一个暑假了吧？”

“正确。”

“毕业后可有考虑加入刘关张？”

“已有公司与我接头。”

“哪一家？”张小姐好奇。

“黄河实业。”

“啊大公司。”

“最终目的是自己出来创业。”

“你把一生都安排好了。”

开明微笑，“尽力而为。”

“有用吗？”张小姐有弦外之音。

开明欠一欠身，“当然，命运往往另有安排，可是，我总不能趴在地上听天由命，总得努力一番。”

张小姐赞道：“这是最佳态度。”

开明忽然温和地问：“你呢，张家玫，你在生活中最想得到什么？”

张家玫对自己也很了解，“恋爱。”

开明点点头，没有人会怪她，大多数人都渴望恋爱，只是无时间精力负担，她大小姐不忧生活，倒是可以努力找对象。

可是她接着叹口气，“一直没找到。”

不是也订了两次婚吗。

她又叹口气，不再言语。

开明温言安慰，“追求快乐是很应该的。”

张家玫以感激的眼光看他一眼。

可是最早结婚的却是骄傲的关小姐。

接到帖子的时候，开明已经返回大学，读完这

个学期就大考毕业，他胸有成竹，不算紧张，也不是太忙，却没有心情参加婚礼。

念在旧情，还是匆匆赶到教堂，新娘子已站在牧师面前读誓词。

双方交换指环，新郎掀开新娘面纱，开明一看，咦，新娘不是关尤美。

他第一点想到的是新郎换了对象，然后在电光石火间，他知道自己走错地方。

糟！连忙自口袋中把帖子取出再看，原来弄错了日子，不是这个星期六，而是下一个星期六。

他根本不知道这一家姓什么名谁，真是糊涂荒谬。

许开明吁出一口气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且待仪式完毕才轻轻离去吧。

他前排坐着两个伴娘，兴高采烈地朝一对新人撒纸屑，笑得花枝乱颤。

开明见观礼亲友纷纷站立，心想这是消失的好时候，谁知正在此际，一位老太太拉住他，“大弟，来，一起拍照。”

开明知她认错人，又不好推开她，只得解释，“我不是大弟，我不拍照。”

老太太十分固执，“那你一定是三弟，来，扶我过去与新人拍照。”

开明一看，老太太有一双小足，心便慈了，啊老人怕接近一百岁了，否则怎么会缠足，他高高兴兴地答：“好，我扶你，请小心走。”

大家排好队，开明刚欲走开，摄影师说：“笑笑，”咔嚓一声，连许开明拍在内。

新人向每一位亲友道谢，开明发觉他一件外套还留在教堂座位里，折回去取。

穿上大衣，经过走廊的时候，忽然有一只皮球轻轻滚出来。

开明将球拾起，一个约岁半的幼儿摇摇晃晃走过来，看着许开明，手指放嘴边，笑咪咪，想许开明把球还给他。

开明看到那孩子，只觉眼熟，忍不住轻轻唤：“弟弟，”太像启明小时候了，同样的卷发圆脸与水手服。

想到弟弟，开明心酸。

不要说是母亲，连他也不能忘记。

他叹口气，把球还给那小小孩儿。

这时候有人扬声叫：“弟弟，咦，弟弟不见了，”焦急惊惶，“弟弟，你在何处？”

他也叫弟弟，真巧。

开明连忙应：“这里。”

有人掀开丝绒帘子，松口气，“呵，弟弟，你又乱走。”

开明这才发觉原来那两家人把所有幼儿都集中在这间小小房间照顾，一瞥眼，约莫看到三个婴儿与两个会走路的小家伙，那保姆抱一个拖一个，所以让弟弟走脱了。

开明忍不住笑，“弟弟在这里。”

· 寂寞鸽子 ·

保姆立刻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开明目光落在保姆身上，呆住了。

他一生都不会忘记第一次看到邵子贵的情形。

她有一张鹅蛋脸，缀着汗珠油光，分外晶莹，长发本来拢在脑后，此刻却被手抱的幼儿扯出来把玩，大眼睛，红嘴唇，这可能是她最狼狈的时刻之一，可是丝毫不影响秀美。

她看到对方是一个陌生年轻男子，十分尴尬，幸亏这个时候，婴儿们齐声哭泣，替她解了围。

开明声不由主地说：“我帮你。”

“他们怎么还不回来认领孩子？”

“正拍集体照呢，快了。”

“我支持不住啦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

开明找张椅子，把三个较大的孩子都捧到膝上坐好，看见桌子上有面包牛乳，每人分一份，然后自袋中取出一只口琴，轻轻吹奏。孩子们得到娱乐，显得很高兴。

开明说：“你可以喂那些小的了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

她转过头去准备奶瓶，开明见她穿着薄身套装羊毛衫，圆台裙，平跟鞋，身段修长美好。

开明微微笑，他没有走错地方。

啊绝对没有，开明心里甜丝丝，有种奇异感觉。

半晌她喂妥婴儿，一手抱一个逗他们玩，孩子

们的母亲也纷纷来领回孩子。

“子贵，今天谢谢你。”

“子贵，你这保姆十分尽责。”

“子贵，今日没你，不知怎么办。”

“咦，”一个太太说，“大弟，你也在这里。”

另一位说：“姨婆说他是三弟。”

六个孩子转瞬间被领走。

那个叫子贵的女孩子跌坐在椅子上，“我一生最累的三小时！”

开明伸出手去，“我是许开明，你好。”

“我是邵子贵，新娘的表妹，多谢你相助。”

“应该的。”

邵子贵看着他，“你是男方的亲友？”

许开明怔怔地凝视邵子贵，她那浓眉长睫与澄澈的眼神真叫他忘我。

他半晌低头，“呵，不，不，我，我，”然后鼓起勇气，“我根本不认得任何人，我冒失走错了婚礼。”

邵子贵大表诧异，“呵。”

外头有人叫：“子贵、子贵，我们走了，等你呢。”

子贵正想走，忽然之间，珠子项链断了线，掉下来，撒满地。

“哎呀，一定是被孩子们拉松的。”

她与开明连忙蹲在地上抢拾珍珠。

· 寂寞鸽子 ·

开明把拾起的珠子先放进口袋。

邵子贵的亲戚探头问：“子贵——”

子贵说：“你们先走吧，我有事。”

“呵断了珠链，先找珠扣。”

一言提醒许开明，他眼尖，看到白金镶钻的圆形珠扣落在墙角，“在这里了。”

邵子贵松口气。

他们把珍珠逐一拾起，开明心细，又到处找了几次，方把袋中所有珠子取出放碟子里，“数一数。”

邵子贵笑，“我也不知道一共有几粒，相信大部分已拾起，算是十分幸运，可以啦。”

语气豁达，许开明欣赏这种性格。

开明替她把珠子包在手帕里交还。

“谢谢你。”

他帮她穿上大衣，走到教堂门口，理应道别分手，可是两个人都看着鞋面，踌躇不动，然后齐齐鼓起勇气说：“我的电话号码是——”

许开明与邵子贵都笑了，笑中带一丝迷惘，又带一丝喜悦，腼腆中略觉似乎太过仓猝，不过也只能迅速把握机会。

开明掏出笔纸写电话地址给她，又记下她的电话地址，两家住得颇近，开明又放了心，应当算门当户对。

然后他说：“我送你一程。”

邵子贵心想，陌生人，应当警惕，可是只觉许

开明一举一动，无限亲切，不禁说：“好呀。”

在车上，她问：“你真的不认得今日的新郎新娘？”

“素昧平生。”

“真是奇事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。”

送完她回家，开明返回寓所，倒在沙发上，忽然泪盈于睫，原来世上真有一见钟情这回事。

半晌起来更衣淋浴，忽然看到西装裤管褶边上落出一粒珍珠。

他立刻拨电话给邵子贵。

“是伯母吗，我是许开明，我找子贵，是，我是她朋友，我多大年纪？二十四岁，我是建筑系学生，几时毕业？明年，是，家里只得我一个孩子，不，没有兄弟姐妹，爸妈？移了民在温哥华——”

说到这里，忽然听得子贵在一旁骇笑，“阿笑，你同谁说话？”连忙抢过听筒。

开明为之喷茶，这分明是她家的老佣人好奇心炽，乘机打听小姐男朋友身世。

子贵没声价道歉。

开明问：“要不要出来？我认得串珠子的首饰店。”

子贵毫不犹豫，“明天下午五时在宇宙大厦正门口等。”

“你在宇宙上班？”

“我是郑宇宙私人助理之一。”